

# 赴台交流心得

南京大學碩士生 段彬

在台近半載的生活，回憶起來，竟不知從何談起。

在童年教育的認知下，我對台灣的印象十分空洞，那時只知道：台灣是祖國美麗富饒的寶島，遙遠而神秘，是眾多歌手和影視明星的家鄉，也是 1949 年“國民黨反動派”敗逃的偏安之地，尚待“收復”。小學四年級時，一位數學老師一時興起，在課堂上大談“三一九”槍擊案，我第一次知道了連戰、陳水扁等名字，第一次知道了共產黨用槍桿子沒有徹底消滅的國民黨，竟然被選票選下了臺，聽著這些故事，簡直如同天方夜譚。我突然意識到，六十年來，海峽對面那片土地一定有著和我們同樣精彩且不同的故事。

中學之後，我對文史方面的興趣與日俱增，對於南渡的中華民國，這片未經過激進革命的土地，自然抱有保留中華正統文化的期許與想象。大學之時，對中國現代史有了重新認識，民主自由之普世價值一掃多年共產革命話語體系建立的思想禁錮，對台灣這塊華人社會中唯一的民主試驗田，自然又有了別樣的欽羨與期許。

七八年前，我曾收到一份生日禮物，是一位台灣人撰寫的《我們台灣這些年》，這是當時大陸少有的台灣人自己講述台灣故事的書。通過這本通俗讀物，我這纔對台灣近 30 年來的劇變與風雨歷程有了基本瞭解，明白了時代在變，今日之台灣，已非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了。而真正與台灣同胞直接接觸，卻要遲至兩年之前。2015 年 8 月，中研院史語所主辦的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在南京舉行，該營匯集了兩岸三地以及日韓歐美名校的諸多學者與博士生，我作為會務助理全程參與了研習營為期十日的講座、討論與田野考察。期間與中研院、台大、成大、清

大的幾位青年學者建立了聯繫。我與台灣的學長姐們相互砥礪學術，也對許多兩岸問題相互交流了自己的觀點。

無論資訊的多寡，在踏上這片土地之前，對台灣的認識總歸是一種碎片化的“想像”。隔靴搔癢，未若身臨其境。負笈南京大學後，得知南大每學期都有近百個赴台交換的名額。坐擁此一便利條件，我又怎能對這散發著獨特魅力的寶島無動於衷？在導師胡阿祥教授的建議下，我選擇了中古史與歷史地理學方面師資雄厚的中正大學作為交換學校，開啟了這段終身難忘的遊學經歷。

入台首日，一出桃園機場，天空澄淨開闊，雲層氣象萬千，遠處中央山脈聳峙，城市與村落點綴在綠色的平壤與丘陵之間，車窗外偶爾掠過一兩處閩南式廟宇的飛簷彩陶，還幾度瞥見遠處的大海。心曠神怡的風景，再加上沿途招牌上俊秀的台版繁体楷书、時而閃過的青天白日旗，真令人有一種如夢如幻的感覺。

在此後的四個月中，我的足跡遍佈了除連江縣（馬祖列島）以外台灣所轄的全部縣市。嘉義的閒適、台南的厚重、台北的多元、鹿港的古樸、花蓮的靚麗、澎湖的淒美，異彩紛呈，各領風騷。最為難忘的旅行，莫過於為期十日的環島騎行。作為並不十分專業的騎行愛好者，將近一千公里的行程於我而言確是個不小的挑戰。用兩輪丈量台灣，用心去體驗世界，也算是為自己的將來留下一點可供“吹牛”的談資。在那些日子里，我們在墾丁沙灘上喝啤酒、聽濤聲，我們在空無一人的滿洲山區里仰望滿天繁星。難忘南回公路上的驚險，難忘九份山路的艱辛。騎行首日的晚上，同行騎友在遊記中寫道：“此刻，躺在宿舍床上，大腿也痛，屁股也痛。所以你如果還問我環島的意義，騎了一天後我也還是答不出來，但是我知道，沿著正確的方向，一直騎下去，就沒有到不了的遠方。”

作為一名古建愛好者，對台灣古蹟的探尋，也是我出行的一大重點。每到一

地，我首先會盡可能地按照古蹟名錄，地毯式地遊覽。我來自中國地上文物最豐富的山西，關心並參與家鄉古蹟保護已逾五年，親眼目睹了許多無可奈何的悲哀。來到台灣，我始終帶著問題，觀察并思考著老建築的修繕活化、農村社區文化再造等方面的台灣經驗。10月底，我報名參加了台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中的建築營，通過幾日的觀察，民間基金會、志願者團體、建築學家、藝術家與在地居民的良性互動，讓我看到了前行的方向。

在外的遊歷豐富了眼界，中正校內的學習更是增進了我的專業學識。本學期我選修了雷家驥老師的歷史名著選讀、廖幼華老師的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兩門課，并旁聽了毛漢光老師的中共當代史課程。雷廖二位老師的課程都堪稱“硬課”，除了課堂上的認真聆聽與討論，還需在課下投入大量的時間去閱讀與思考。雷老師的課，首次便暢談“歷史是什麼”的大哉問，藉助對名著的介紹，有關史法、史識、史義的探討，貫穿全課，頗有微言大義的精妙。廖老師是業師的老朋友，歷史地理學是我本人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很多重要的論著，雖早已列入閱讀計劃，但若沒有這樣一“逼”，恐怕要拖到猴年馬月了，經過老師系統的導讀，無論是理解的深度還是思維的廣度，都有極大的提升。毛老師的課，則給予學生另一種體驗——在這門修課人數不算多，又多是陸生的課堂上，完全像是一位長者在同自家晚輩們推心置腹地聊天，常常或有所思，又有所感觸。每次課下，意猶未盡的我們還會到先生的研究室中吃著便當暢談至夜間。“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三位先生皆是中古史學界的名家大德，在先生們身上，常能體現出其先師錢賓四先生、嚴耕望先生的治學遺風，體現出民國學人的風骨與氣象。一學期受教，只恨太過倉促，於我而言，何其幸甚至哉。

思慮及此，半年來的一幕幕似乎又重現在眼前。良師益友最是難忘。都說“獨

在異鄉為異客”，可師長、同學與朋友的關懷與幫助，卻讓我真有一種“樂不思蜀”的踏實感。在此，我要特別感謝竣承兄弟的陪伴，這幾個月來，處處麻煩他幫我操持，此次一別，不知何時才能重逢。我還要感謝耿老師、朱老師的指點，感謝淑華學姐、筱妍學姐、歐學長、世宗學長、胤慧、鄭典、郁文的關懷，當然，還有同來中正的諸位陸生朋友。深情厚誼，長在我心。

對於陸生來說，在自己的專業學習之餘，對台海的未來，對兩岸矛盾、差異與結症所在，對大陸當下的發展與前景，對台灣民主進程中的得失，自然會有較多的思考。期末臨行前，一位學長問我，台灣最好、最壞的分別是什麼？接著他自問自答道：“台灣最好的是濃濃的人情味，最壞的是混亂的政治。”

人情味一點自不消說，初至台灣之時，隨處可見的人性化的服務與設施、社會成員之間的謙謙有禮與溫情脈脈，便然我深深觸動，這才是華夏禮儀之邦本來該有的面貌。回想海峽西岸，前三十年的兇殘鬥爭和后三十年的貪婪拜金，造成人心上的崩潰，何其痛心！經濟的巨大成就與社會文明程度的高低，絕非一事。

回過頭來，再說學長所說的“混亂的政治”。台灣是華人的民主燈塔，台灣走過的路，足資我們借鑒。如何健全法制，建立監督權力、保障人權、保障公平的機制，設計出公民對抗公權力、將權力關入牢籠的手段，我認為是大陸當前最迫切的政治難題。如果有朝一日，得以重啟 1989 年中斷的政治改革，台灣經驗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可據我觀察，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台灣人民，反而有相當一部分對台灣的政治難有滿意的反饋。究其根本，民主是手段，人權纔是目標。走出威權時代，還政于民，只是第一步。如何避免藉現代民主之體制，行舊式黨爭內耗之實；如何克服以民主之號召，煽動民粹之偏激；如何減輕政權輪替對國家長遠利益的損傷；如何能讓民主政治與精英政治互補而不偏廢。我想這些是台灣仍

需長期探索的道路。

至於兩岸關係，我坦言我的觀點：台獨與武統，皆會將兩岸推向永久深淵。第一，制度認同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本非一事。第二，凡事都有一個變化的階段。就當下來說，台灣理應有自己的意志，但不能閉目塞聽、掩耳盜鈴，無視日新月異的大陸形勢，更不可能割斷自身的文化血脈，真正做到完全的“去中國化”，逞一時之快，割股以啖腹。同樣的，大陸雖已迅速崛起，但尚未建立起真正保障社會穩定發展、走出傳統王朝式興亡的體制，也不應該完全憑藉自身體量上的優勢，去壓制甚至剝奪台灣人民對生活未來選擇的權利。前路何去何從？當下還沒有明朗的共識，這需要兩岸不止一代人，基於歷史的教訓，用更加理性的判斷與更加包容的胸懷，去共同面對。任何一方的自說自話與蠻橫都是對子孫萬代的不負責任。

當我在金門獨自一人遊歷時，穿過荒涼的原野，走訪當年的古寧頭戰場舊地，北山村古洋樓的牆壁上，1949年密集的槍炮彈孔歷歷在目。極目斷崖，風蕭蕭兮，悲不自勝。金門海灘上密集的反登陸設施已然鏽蝕銷殘。看着三角堡旁邊面向廈門的舊坦克，惟願這礮口今後永遠不要再對準血肉同胞、寸寸山河。

公元2017年，中華民國106年，1月16日上午11點55分，我乘坐的飛機從嘉義水上機場起飛，阡陌縱橫的嘉南平原沒入雲層之下。當我回眸窗外，看到台灣島的最後一角，恰恰是鹿耳門——當年鄭成功大軍進入台灣的地方。飛機繼續前行，大海取代了陸地，寶島終於消失在視線中。那些溫情脈脈的人與往事，那些山川明媚的浪跡徜徉，那些置酒高歌的舊時光，那些大江大海的民族情懷，轉眼終成回憶，但卻已凝聚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離的血肉筋骨，歷久彌新。別了，福尔摩沙！